

蓬廬文鈔

書吳元恭本爾雅後已酉

此本款式古雅刊書者可依以為法釋言華皇也今本多倒此
獨與釋文及唐石經合釋草出隧遽疏注云音羶羶託以羶託
羶類故連言之須人易曉耳後人輒改羶為同獨不思釋文羶
之延反本亦作旃正為羶字作音義如本作同則音義無所附
矣釋畜末唐石經有六畜字目上文也今本多脫此亦與唐石
經合鏞堂嘗以明人郎奎金本勘正毛本之失凡若干條疑其
原流宋刻而此本更出其上即此三事皆郎本所失也然則此
書雖翻刻於嘉靖要本宋元舊書無所疑吳元恭撰後序中不
知其可貴故未言耳凡匡恒桓等字缺末筆為太祖真宗欽宗

諱非仍南宋本之舊之徵乎同里莊葆琛先生家藏此本得借
讀相參校綴數語於後以歸之

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

癸丑孟夏

尊校爾雅以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為當作徒御不警徒輦者也
以秦苗正義為據鑪堂以作徒御不警者為毛詩作徒御不警驚
者為三家詩今毛詩車攻作驚而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經傳
皆作警又正義釋經曰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
乎言以相警戒也此尤足為本作不警之證自唐石經以下作驚
者謬也爾雅今文本三家詩當作不驚驚自唐石經及宋元本皆
作驚車攻秦苗正義引釋訓文莫不盡然知爾雅無有作警者
矣秦苗正義曰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釋爾雅之
義以徒為輦者耳非謂輦者也之上更有徒字也猶既伯既禱

馬祭也馬祭也上本無伯字亦不當增先生前舉是刈是獲獲
焚之也以焚之也上重獲字證徒字伯字當重不知唐石經爾
雅皆作是刈是獲獲焚之也上下兩獲字不同詩正義釋之曰
以焚之于獲故曰獲焚非訓獲為焚若如尊說是訓獲為焚又
當作是刈是獲獲獲焚之也矣釋水九河徒駭注云今在承平
縣義所未聞胡蘇注云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蓋漢人
李巡孫炎注云爾雅徒駭胡蘇皆有此義郭注馬頰覆釜簡帛
鈎盤鬲津莫不言其義今于徒駭胡蘇但證其地之所在而不
言義故曰未聞未詳乃尊校刪去今在承平縣東莞縣今有胡
蘇亭二句豈誤會未聞未詳之說而疑此非郭注乎釋獸彪白

虎下尊校^引徐鍇曰曹憲作爾雅音云音覓按徐楚金繫傳惟說
文本書為可信餘所引經史傳注之文多由臆說誤舉不可根
究曹憲祇作廣雅音而無爾雅音隋書經籍志載廣雅音四卷
秘書學士曹憲撰是也唐書藝文志誤作曹憲爾雅音義二卷
疏舛已極不料與楚金暗合朱錫鬯經義考誤采唐志鏞堂撰
爾雅考嘗訂正之今廣雅釋獸無彪字曹憲亦無覓音不知楚
金何由致誤而可引以為據乎惟釋畜狗四尺為繫尊校斷注
未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非郭注謂出後人附益鏞堂考之疏
文祇釋公羊傳未釋書孔傳又疏中標注公羊傳曰者單疏宋
板舉起至作公羊至之繫然則邢叔明作疏時所據郭注本無

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此條按勘為最精凡尊按之是者鑄堂
既盡取之矣其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以不辨也希再定之

小爾雅徵文 庚申孟秋

善乎戴東原氏之論小雅也曰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傳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為一丈而為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洫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為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隨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余初見戴氏之言而歎其識之偉論之精既考前人之徵引此書者以為始於東晉郭景純夫經學至魏晉改師法如王肅偽孔何晏杜預孔晁郭璞皆喜新好異不經師匠者也故其言往往互相祖述璞之注爾雅釋器慘謂

之泚也曰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

當作小

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

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

見詩正義潛

今爾正注無又注方言二

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引小雅曰面赤

衍

愧曰赧注方

言六山之東西自愧曰慙引小爾

據卷二當衍

雅曰心愧為慙注方

言九厲謂之帶引小爾雅曰帶之垂者為厲則郭氏者誠熟復

小雅之書而始為徵引者矣後考之有年知郭璞之前王肅實

首引此書余高祖玉林先生以孔叢子為王肅偽作而小雅在

孔叢篇第十一又自王肅以前無有引小雅者凡作偽之人私

撰一書世之人未之知也必作偽者先自引重而後無識者從

而羣然和之世遂莫有知其偽者矣然則小雅之為王肅私撰

而孔叢書之由肅偽作皆確然無疑也王肅之引小雅也於何見之曰一徵之以儀禮疏再徵之以詩正義儀禮鄉射記杠長三仞先生師注七尺曰仞疏曰鄭案書傳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禮記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故知七尺曰仞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此王肅注儀禮用小雅以異鄭也詩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曰猗嗟傳云二尺曰正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當作小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

此王肅之注周禮引小雅侯鵠正槩之文以破射人注其外之
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鵠大如正之文也王肅注周官
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見隋書經籍志

說文引尔正訖薄也是小尔正

孫星衍

刻通俗文序 已未孟秋

顏黃門謂通俗文世題河南服虔子慎造魏書江式表次此於方言
埤蒼間是北人悉以此為漢服子慎所著然梁阮氏七錄本言李
虔造徵之初學記阮錄為信唐志稱李虔續通俗文殆蹈北人之見
惑於為有兩書遂誤以李氏為續篇歟鏞堂核之斷非此漢人之書有
三證焉凡漢魏古籍悉登晉志今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此一證
也自孫叔然以前未解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此二證也叙引
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此三證也既至阮氏始為著錄
則此書當出自晉宋間人豈因北方學者咸尊服氏遂以名同而
易姓乎梁劉昭注續漢志始見徵引傳至唐李而亡此係六朝

以前小學家為釋名廣雅之流先儒注經史多所援據不第通俗而已且古今土俗不同名物互異由古目之為俗者由今目之為古矣爰采一切經音義諸書略次其先後以存一家絕學署曰服虔仍其舊也稿始己酉仲夏迄今十有一年時有補正卒無定本己未秋同甘泉林君仲雲客南海林君見斯編喜之欲取以付梓因為校正若干條足以補鏞堂所未逮此書自是有定本矣遂叙夙昔所聞及今之論定者於篇末以詒之

憶昔年嘗手錄一篇就正於吾友錢君廣伯廣伯校勘精致糾繩切當於身後鏞堂始及見之今錄定多從之焉廣伯有小學庵遺稿四卷其弟子錢塘邵書稼欲為付梓嘗乞學使

少司農儀徵阮公作序茲賴林君之力通俗文得版行而小學庵遺稿未審何時付梓又不能起廣伯讀通俗文而覆按之也不勝質亡之戚矣鏞堂附記

曹憲李善等引通俗文皆首標服虔余意通俗文必始于服而後人如李虔等又附益之也鄙輯通俗文本于標明服虔者皆別列之如廣正注及文選長笛洛神等賦注皆可覆校庶漢人訓故不為後儒所淆亂耳。又余校淮南王書標出十數條的係許亦重注而混入高注者幸有太平御覽諸書係北宋初年輯本可以依據也洪亮吉記

王言辭出十幾科出辭科不重到而居大高起香案前太

下齊膝五跪人論越不更好辭而辭壇且曰天象難離

辭壇文各為辭壇以言辭王到及天象難離辭壇者題上登

辭壇而辭人必卷衣冠及跪之及下跪離辭壇及下下辭壇

辭壇者其意人信此公大言言辭服靈余意最辭天以以千

三少下辭壇三三少矣辭壇者其意人信此公大言言辭服靈

辭壇者其意人信此公大言言辭服靈余意最辭天以以千

也臣等辭壇而公辭壇者其意人信此公大言言辭服靈

也臣等辭壇而公辭壇者其意人信此公大言言辭服靈

刻漢書音義序 丁巳閏月

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見隋唐志小司馬章懷太子咸徵引之其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即不全之冊故於揚雄傳叙傳引用頗夥而他卷僅見然宋景文本世不可得不全者亦末由見之鏞堂讀官板漢書用宋本載音義稱舊注如服虔應劭劉德鄭氏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郭璞等多集注所無者引經部如劉昌宗周禮音又尚書音儀禮音禮記音引小學如三蒼埤蒼字詁聲類韻集字林通俗文諸詮賦音引羣籍如劉向別錄風俗通氏姓謚法春秋說五行書司馬彪注莊子宋衷注太元何承天纂要皆後世已亡者

誠罕購之琦珍也惜闕逸不完存者多與宋氏及三劉之說相混有稱蕭該曰而實為他說者有稱宋祁曰而實為音義者又或羣入顏注中茲精加別白都由研審得之不濫不漏差堪自信錄為三卷以存蕭氏梗概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書互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真並錄後漢書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巫山知縣段若膺見之欣賞助為勘正謬誤鏞堂以此書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存什一於千百必不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焉

小顏注漢書其音義精者皆係舊注而據為己有賴有史記集解正義等在可以搜其根柢底狀不知者猶以為班氏功臣真瞽說也

洪亮吉